

全译本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王陽明全集

第十五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歌

图书策划：天昊书苑

封面设计：



Tel: 13391801809 51661809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

王陽明全集

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ISBN 978-7-5402-0148-7



01 >



9 787540 201487

全套定价：558.00元

全译本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王陽明

全集

第十五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告谕浣头巢贼（正德十二年五月）

【原文】

本院巡抚是方，专以弭盗安民为职。莅任之始，即闻尔等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民之被害来告者，月无虚日，本欲即调大兵剿除尔等；随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军之日，剿荡巢穴。

后因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因念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翦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

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勿自谓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谓巢穴之险，更有巢穴险者，今皆悉已诛灭无存。尔等岂不闻见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

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

生路。

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诬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

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还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士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据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

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钱布疋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遍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

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译文】

我巡抚这些地方，专门以消除盗匪，安抚百姓为我的职责。就职之初，就听说你们常年抢家劫舍，杀害无辜百姓，受害的人到官府报告，申诉，每天人流不断。我本想调集大部队，将你们消灭。

我随军前往福建漳州监督剿灭盗匪，想在部队撤回的时候派大军将你们的巢穴踏平。后来由于平定了漳州的盗匪之后进行清理，斩杀的有七千六百多人，经清查了解到，当时倡导作恶的盗匪，只不过四五十人，盗匪中本性就坏的人不过四千多人，剩下的多半是因一时胁迫，看到这些不自觉使我感到悲哀痛心。由于考虑你们在盗匪巢穴里，那里会没有被迫为盗匪的人呢，并且还打听到你们中有不少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你们中不少人是具有见识。能推究事理，颇懂道理，明白礼义的人。从我到这里以来，还没曾派遣过一个人来安抚告示你们，那能就这样派大军将你们消灭呢？如果这样，这也就是不教导你们而将你们诛杀，往后我终要为此感到遗憾。所以现在特意派人来告谕你们，不要自以为自己兵力强，岂不知还有比你们更强大的队伍；不要自以为有巢穴这样的险境之地，岂不知还有比你们这巢穴更险的巢穴，现在都已经将他们杀尽，将巢穴踏平。

难道你们就不曾听说过人们心里认为可耻的，没有比背上盗匪这样的名声更可耻的了；人们心里最怨恨的，就是身受抢劫的祸害，假使现在有人骂你们是盗匪，你们必然很不高兴，勃然大怒，难道你们只是在心里感到盗匪这名声的可恶，反而对自己干着盗匪的勾当而心安理得吗？又假使有人烧掉你们的房屋，把你们的财富抢走，把你们的妻子儿女抢走，你们一定十分痛恨，宁肯拼掉性命也要报这样的仇，雪这样的恨，可是你们却把这些强加在别的人头上，那能不对你们痛恨呢？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难道就是你们不懂吗？你们成为盗匪，想必

也有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能有的被官府所逼迫，有的或许是被富豪大户所兼并侵吞，一时糊涂，产生了错误的念头，从而误入其中，然后就再也不敢出来。这种不愿为盗匪而被迫为盗匪的苦闷心情，也实在值得怜悯。然而，这也都是由于你们悔悟不彻底。你们当时去投靠盗匪时，实是生人寻死路，尚且愿去便随便去；现在你们应当改恶从善，这实在是死人求生路，你们倒反不敢去寻这样的路，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们肯象当初去投奔盗匪那样，拼死从盗匪阵垒中逃出来，要求改恶从善，我官府难道一定要将你们处死？你们在盗匪中已经习惯了那些卑劣的行为，忍心杀人，猜疑又重，你们那里知道我爱惜人的心情，无缘无故杀一只鸡，宰一条狗都于心不忍，何况对于人命关天这样的大事！如果随便杀人，那么必遭天报，祸害殃及子孙后代，何苦要随随便便地杀人呢？每当我替你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也彻夜难眠，这也不过是想替你们寻一条生路罢了。

只有当你们这些人顽固不化，不听劝导，然后不得已再兴师动众，那么这就不是我要斩杀你们了，而是天要斩杀你们了，现在要说我完全没有杀你们的心情，那也是在欺骗你们，如果说我一定要杀你们，那也又不是我的本愿。你们现在虽然成盗匪并做坏事，但你们始终同是朝廷的子民，例如有一对父母，生了十个子女，其中八个成为善良的人，另外两个是叛逆，要危害那八个人，作为父母的心情是必须除掉那两个作恶的人，然后那八个人才能够平安地过日子。

都是父母所生的子女，就凭作父母的，为什么一定要杀掉那两个人呢？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和你们也如同这种情况一样！假如那两个孩子，一旦幡然悔悟，改恶从善，为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痛哭流泪，真心改变过来，作为父母，也一定会怜悯他而把他收下，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子女，这是普天之下作父母的心愿啊！现在如果能满足父母的心愿，对作父母的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感到喜悦更感到幸运的呢！我现在与你们，也就跟这种情况差不多。

我听说你们为盗匪也很辛苦，而这种辛苦所换来的也不很多，你们中有不少连衣服，口粮都不够的。为什么不用你们为盗匪的那种干劲和精力转而用在农业的耕种上，用到经商上，那么你们就可以很快地富裕起来，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可以尽情地享受。可以自由地出入城市，悠闲自得地走在田野上！那里会象现在这样担心受怕，外出则害怕官府，躲避仇敌，进入盗匪巢穴则又害怕官军进剿诛杀，把自己的行踪隐藏起来，苦了自己的一生，停止不干，则身亡家破，妻子儿女被杀或受辱，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请你们好好思考，如果能听从我的劝导，改恶从善，我就把你们当作善良的百姓看待，如同保护赤子一样安抚你们，更不必说追究你们以往所犯下的罪行。

例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等人，我现在就把他们当作善良百姓一样看待，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吗？你们如果已经养成作恶的恶习，难以改变，也可以让你们按照你们的意志去行动。

我从南方调来两广的地方狼达，从西面调集湖湘的地方部队，亲自率领大军围攻你们的巢穴，一年清除不掉你们，两年；两年清除不掉你们，则花三年。你们的财力是有限的，我的兵员源源不断，粮饷充足，纵然你们都是长着翅膀的老虎，谅你们也不能逃到天地之外去。

唉！难道我喜欢杀你们吗？你们如果一定要危害那些善良的百姓，使他们寒冷时没有衣穿，饥饿时没有粮吃，住没有房屋，耕种没有牛。使他们父死母亡，妻离子散。我想使那些善良的百姓躲避你们，那么田地等家业就将被你们所侵占，已经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了。

我想使那些善良的百姓来贿赂你们，那么他们的家产又要被你们所掠夺，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贿赂你们的财物了。假使现在就让你们替我想办法，也一定会想到先把你们杀尽然后才能想其他办法。

我现在特意派人来安抚你们，给你们牛、酒、钱、布匹，并让你们把这些给你们的妻子儿女。还有许多人，不能全部通

告到，分别发一道告示使他们明白。你们应当好好思考，我的言辞这样恳切，我的心愿这样真诚，如果你们仍然不听，那就不是我背弃你们，而是你们背弃我，那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觉得遗憾的了。唉！百姓本都是同胞，你们等都是我的子民，我终不能抚恤你们，以至于要杀掉你们，痛心啊！痛心啊！说到这里，我不觉掉下泪来。

进剿浞贼方略

【原文】

照得抚属龙川县地名浞头，积年老贼池大鬣等，不时纠众突出河源、翁源、安远、龙南、信丰等处，破打城池，杀掳人口。先年亦尝征剿，皆因预失防御，以致漏网；后虽阳为听招，其实阴图不轨，班师未几，肆出劫掠，数年以来，民受荼毒，控告纷纷，有不忍言；若不趁时计剿，地方何以宁谧？为此仰抄案回道，会同分守守备等官，即行该府知府陈祥，速将合用粮饷等项，一面从长议处；一面即于所属选集精壮骁勇曾经战阵机快、兵壮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备锋利器械，编成队伍，坐委素能谋勇官员统领；一面密行龙川、河源等附近贼巢等县，亦各选募惯战杀贼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义官、新民头目人等，分截要路。

就仰知府陈祥总督诸军，亲至贼巢去处，指画方略，克期进剿，仍行先取知因乡导数十人，令其备将贼剿道路险易，画图贴说，要见某处平坦，人马可以直捣；某处险阻，可以把截；某处系贼必遁之路，可以设伏邀击；某处贼所不备，可以间道扑掩；各要一一详察停当，务尽机宜。具由连图，差人马上齐报，以凭差官齐执令旗、令牌、克期并力进攻；必使根株悉拔，噍类无遗，以靖地方。

【译文】

了解到管辖内的龙川县一个名叫浞头的地方，为盗匪多年

的池大鬃等人，不时纠集盗匪突然出来袭击河源、翁源、安远、龙南、信丰等地，攻打城池，烧杀掳掠。先前也曾经征剿过这些地方，都由于事先没有很好地防守，以致于使这些盗匪漏网。

后来虽然表面上接受政府招安，其实在背后却依旧图谋不轨，撤军没多久，那班盗匪又肆意出动，到处抢劫，几年来，百姓深受其害，他们纷纷到官府诉苦，那种惨状不忍心用言辞来表达，如果不趁早计划剿灭这班盗匪，地方上那里能够安宁？为此向所属道发文，要求会同分守守备等官员，立即通告该府知府陈祥，尽快把所需要用的粮饷等事项，从长远角度进行考虑，另一方面在自己统属范围内挑选身强体壮勇猛异常并曾经参加过战斗的士兵三千人，至少二千名，为他们配备锐利的武器，将他们编成队伍，委派一向有勇有谋的官员指挥。

一面到龙川、河源等地附近，这些地方靠近盗匪的巢穴，在这些地方也挑选招募能征善战的士兵二千名，分别派官员指挥。督同距离盗匪巢穴较近，了解盗匪情况的人，被盗匪所害的人，民间头人，接受招安的人的头目一道，分别拦截重要通道。

就命令知府陈祥总领各支队伍，亲自率军到盗匪老巢附近，根据情况筹划部署，按规定的时问进攻盗匪，先召集几十个熟悉道路的人，要他们将通往盗匪巢穴道路的险峻平坦状况，画图具体地说明。要标明那些道路平坦，人马可以直接攻入；那些道路险要，可以派兵拦截，那些道路是盗匪逃跑时必经之地，可以预先埋伏攻击，那些地方盗匪容易忽视，可以通过小路进攻。

这些情况都要一一地了解清楚，这些具体情况，都要绘成详图，并派人速作报告，以便根据情况派官员下发令旗、令牌，按约定的时问全力进攻，一定要将盗匪斩草除根，不要使盗匪漏网，以使地方得到安宁。

剋期进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原文】

案照浏头老贼池大鬃等，不时纠众攻打城池，杀掳人口，屡征屡叛，近年以来，阴谋不轨，恶焰益炽；除将贼首池仲容设计擒获外；其余在巢贼党，若不趁机速剿，不无祸变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陈祥，统领典史姚思衡，驿丞何春，巡检张行，报勃生员陈经世，新民卢琢等官军，从和平入攻热水巢、五花障巢、铁石障巢，直捣中浏大巢；知府邢珣统领知县王天与典史梁仪，并老人叶秀芳、黄启清义官吴明等官兵，从太平入攻苏竹湖巢、白沙巢、黄田坳巢、中村巢，直捣上浏大巢；指挥姚玺，统领新民梅南春等兵，从乌虎镇入攻淡方巢、石门由巢，直捣岑冈大巢；指挥余恩，统领百长王受、黄金巢等兵，从龙子岭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捣下浏大巢；千户孟俊，统领义官陈英、郑志高，新民卢琢等官兵，从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门山巢、黄狗坳巢，直捣中浏大巢；推官危寿，统领义民叶芳，百长孙洪舜等官兵，从南步入攻脱头石巢、镇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捣中浏大巢；知府季敦兵从信丰县黄田冈入攻新山迳巢、古地巢；县丞舒富兵从信丰县乌迳入攻旗岭巢、顿冈巢；及行仰守备指挥邾文，监督指挥姚玺、余恩，千户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进剿；本院亦自行督领帐下随征官属兵快人等，从冷水迳直捣下浏大巢，亲自督战。刻期俱于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时，四路并进外，牌仰兵备副使杨璋不妨本道事务，遵照本院钦奉敕谕事理前去军前，纪验功次，处置粮饷，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进剿。所获功次，务要审验明白从实纪录，仍候巡按纪功御史至日覆实，照例造册奏缴；及造清册一本送完查考。其军中一应进止机宜，俱仰密切呈来定夺。

【译文】

浏头的一带的盗匪旧头目池大鬃等人，经常纠集盗匪攻打

城池，烧杀掳掠，多次征讨他们，他们多次叛降，近几年，又在背后干作奸犯科的事，他们反动的嚣张气焰越来越猖盛，除了设计将盗匪一个叫池中容的捕捉外，其他的盗匪依旧躲藏在巢穴中，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将这些盗匪剿灭，那么这些盗匪的危害将越来越大，地方上怎么能够安宁呢？我已经先派队伍到各处布防。

命知府陈祥统领典史姚思衡，驿丞何春，巡金官张行，报效生员陈经世，投诚的卢琢等率领的官兵，进攻盗匪的热水、五花障、铁石障等巢穴，然后直接进攻盗匪的大巢穴中洄。

知府邢珣统率知县王天与，典史梁仪，和老人叶秀芳、黄启清，义官吴明等指挥的队伍，从太平进攻盗匪巢穴苏竹湖、白沙、黄田坳、中村，然后直接进攻盗匪的大巢穴上洄。指挥姚玺统率投诚的梅南春等兵士，从乌虎镇进攻盗匪的淡方、石门由等巢穴，然后直捣盗匪的大巢穴岑冈。

指挥余恩，统率百户长王受、黄金巢等队伍，从龙子岭进攻盗匪的溪尾、塘涵洞、古地、空背等巢穴，然后再直捣盗匪的巢穴下洄。千户长孟俊，率领义官陈英、郑志高，招安的卢琢等部队，从和平进攻平地水、大门山、黄狗坳等盗匪的巢穴。然后再直捣盗匪的中洄巢穴。推官危寿率领义民叶芳、百户长孙洪舜等队伍，从南步进攻盗匪的脱头石、镇里寨、羊角山等巢穴。然后再直捣盗匪的中洄巢穴。知府季敦领兵从信丰县黄田岗进攻盗匪的山迳，古地巢穴，县丞舒富指挥队伍从信丰县乌迳进攻盗匪的旗岭，顿岗等巢穴。再命令守备指挥郑文。

监督指挥姚玺、余恩，千户长孟俊等三支队伍分路进剿盗匪，我也亲自率领我的随从队伍和可以出征作战的人，从冷水迳，直接进攻盗匪的下洄巢穴，并亲自督战。到时都应在今年的正月初七日寅时，兵分四路一同进剿盗匪外。还命令兵备副使杨璋在不妨碍本道的日常工作外，按照皇上给我的圣旨中规定的要求前往战地军中调查登记战功，保证粮饷供应，并督促各支队伍按照规定的日期进攻盗匪。

官兵们的战功一定要验查核对清楚。按真实情况登记，再等待巡按御史到时具体核对，再按照贯例登记造册向上级呈送，又造同样的簿册一本以便上缴后查考，涉及队伍中规定不能公开的秘密，就要立即派人报告，以便根据具体情况裁定。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原文】

据知府唐淳申称：

“患病乞赐放归。”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为，兼之持守能谨，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调委领兵征剿南安诸贼，效劳备至，斩获居多；虽克捷之奏已举，而赏功之典未颁。况汀州所属，多系新民投招未久，反侧无常，正赖本官威怀绥抚，以为保障；纵有微疾，不便起居，即其才能，岂妨卧治。仰该府即行本官，不妨养疾，照旧管事，安心职务，善求药饵，务竭委身之忠，勿动乞休之念。申缴。

【译文】

据知府唐淳呈送来的申请说：

“身患疾病，乞望恩准离职还家。”我深知知府唐淳，沉着勇敢，足智多谋，十分的精细，反应快，很有作为；同时他操守严谨，办事勤恳，近来我调遣官兵征剿南安一带的盗匪时，唐淳出了很大的力，战功卓著，虽然关于攻克盗匪的奏折已经上呈了，但是论功行赏的庆典还没有举行。

况且汀州所在的地方，百姓多半是从盗匪招安而来，并且他们接受招安的时间也不长，反复无常，正需要知府威严感化，追捕安抚，以求使该地方的安宁有保障，即使身体有点小毛病，起居不便，也要发挥才能，但也不能好碍治病。所以通知该府告诉知府，不妨在衙门养病，依旧管理事务，一定要安于自己的任职，好好地用药调治疾病，一定要竭尽全力为国尽忠，不要再起请求离职疗养的念头，申请批复完毕。

告 谕

【原文】

告谕百姓：风俗不美，乱所由兴；今民穷苦已甚，而又竞为淫侈，岂不重自困乏？夫民习染既久，亦难一旦尽变；吾姑就其易改者，渐次诲尔：吾民居丧，不得用鼓乐；为佛事，竭貲分帛，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又事巫祷。嫁娶之家，丰俭称貲，不得计论聘财、装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宾礼不得徒饰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尔民之中，岂无忠信循理之人？顾一齐众楚，察不胜众，不知违弃礼法之可耻，而惟虑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岂独尔民之罪？有司者教导之不明，与有责焉。至于孝亲敬长，守身奉法，讲信修睦，息讼罢争之类，已尝屡有告示，恳切开谕，尔民其听吾诲尔，益敦毋怠！

【译文】

告示百姓：如果地方风俗不好，那么祸乱就会从中产生，现在百姓已经贫穷到极点了，可是却又相互攀比奢华，这难道不会使自己更加贫困吗？如果百姓染上这种攀比奢华的陋习已经很久，一旦要改变它就很难了。

我想就那些容易改掉的陋习，依次地开导你们：如果有百姓办丧事，不允许用鼓乐队；做佛事，耗尽了自己的钱财衣物，把自己一点有限的财物用到没有用的地方，而这些费用都是通过节衣缩食积累的，却好象把它们抛到水中、火中一样；这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生病的，应当看医生，用药治疗，不要听信邪术，向巫师祈祷，有嫁娶之类事的人家，应当节俭积累财物，不得去计较聘礼、嫁妆之类的，不要因而大肆

宴请亲朋好友，以至于酒席一连摆几天。

亲戚朋友随时都可表示问候，贵在诚心诚意，礼节实在，不得只作表面客套，以送礼节等名义，相互崇尚奢靡的风习。各街市各村坊，不得办迎神赛会，上百上千的人成群出动。凡此种种，都消耗财物，于事无益。如果有不听从告谕的，十家一牌中的邻居，应相互监督检查，如果有隐瞒实情不向官府报告的，那么这牌的十家全都要受处罚。你们这些百姓中，难道就没有诚实可靠遵循礼义的人吗？有一个遵循礼义的人，就可以带动一批人遵循。

现在看到许多人不懂得背弃礼义法纪的可耻，而仅仅去考虑如何去避免世俗人毫无道理的讥笑。这难道仅仅是你们的过失吗？与有关官员没有教导好也有关系，他们也应对此承担责任。至于那些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保持自己的良好节操，遵纪守法，讲求信誉使邻里和睦相处，停止争吵，避免争斗之类的，已经有过几次告示，恳请大家把我的告示广泛宣传，你们听我谆谆教诲你们，更加督促你们不要懒散。

仰南安赣州府印行告谕牌

【原文】

照得有司之政，风俗为首；习俗侈靡，乱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盗，民遭荼毒，驱驰兵革，朝夕不遑；所谓救死不赡，奚暇责民以礼义哉？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亦未能尽举，姑先就其浅近易行者，开道训诲。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将发去告谕，照式翻刊，多用纸张，印发所属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与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务遵依告谕，互相戒勉，共兴恭俭之风，以成淳厚之俗。该府仍行各县，于城郭乡村，推选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几人，不时巡行晓谕，各要以礼优待，作兴良善，以励末俗；毋得违错！

【译文】

在我看来各级政府的工作应当把民风风俗摆在首位。如果风俗奢靡，那么祸乱就会从中产生。由于地方上盗匪很多，百姓深受其害，近来我指挥军队，战事一直繁忙，没有片刻的空闲，这就是常言所说的救死难者不怕救得多，为什么不在平时用仁义道德来教化百姓呢？现在幸好盗匪作乱的事已几乎平定了，困扰百姓的那些祸患已经逐渐平息了。

一切移风易俗的事，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一一采用推行，暂且先把那些浅显的容易推行的，广为布告训导他们。为此，我要求衙门的各位官员立即到各地散发我的告示，并按照原来的样式刊印，多刊印一些，印发到所属的各县，各县然后再照样刊印，给十家一牌的牌头户发一封，各乡村、山寨，也按驻屯堡垒的里甲为单位散发，务必遵循我的告示，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戒除陋习，共同努力，使谦逊、节俭的风气兴起来，以形成地方淳朴厚道的良好风俗，府仍然要派人到县，在城镇、乡村推选出一向行为检点端正共为大家伙称道的几位人士，时常到城镇、乡村进行教导，各地都要以礼来优待他们，使善良的德性能够兴盛，以重振那些没有受到重视的良好风俗。不得违背或犯过失？

禁约榷商官吏

【原文】

照得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但因南赣军资，无所措备，未免加赋于民，不得已而为此，本亦宽恤贫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桥子之属，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除另行访拿禁约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备行收税官吏，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农柴鸡鸭之类，一概免抽。

桥子人等，止许开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袭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其客商人等，亦要从实开报，不得听信哄诱，隐匿规避，因小失大；事发照例问罪，客货入官。及照船税一事，亦被总甲侵扰，今后官府合行船只，俱要实价给顾，就行抽分厂，查给票贴，以防诈伪。该道仍将应抽免抽，逐一查议则例，呈来。

【译文】

从事商业的人与从事农业的比较起来，那些从事商业的人往往整年离家在外，在商途中不知辛苦地奔波，以便能够获得微薄的商业利益，这也实在值得同情。但由于南赣一带的军队给养需求，无法照原办法能够满足军需。所以不免向百姓加派赋税。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而被迫采取的措施，这也是为了宽抚拿不起税的穷苦人民的办法，怎奈一些执行政策的官员不能禁绝作奸犯科等一些弊端，以至于使一些牙行（中间人）桥子骚扰商人？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宽抚百姓，反而因此使商人受到困扰，难道商人就不是百姓吗？除另外进行调查禁止这类的事例之外，希望抄文到道之后，要求立即调备收税官员，告诉他们以后收取商税，按照以往上奏中的实际比例收税，不允许向商人多收一厘一毫。

对于那些杂货，都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三分抽一，如果商人资本比较小的，如从柴、鸡、鸭之类交易的，一概免征税款。收税官员，只允许他们在码头等地出入口处进行管理收税，不允许他们擅自登上商船，以检查等名誉或方式，骚扰商人，侵犯他们的利益，有违犯这些规定的，可以到帅府口头告发，告发属实，则被告发的人按军法处罚。

至于商人，也将自己经营情况如实报告，不得听信谣言，或他人的唆使，隐瞒实情，逃避税收，以至于因小失大。如果情况不实的事一旦被查出，那么也同样要进行处罚，货物收归官府。还了解到征收船税一事，也被总甲插手干涉。今后官府核计检查船上货物，货主都要将具体的价值说清，并到税务机